

儀禮疏卷第二十六下

儀禮卷第十

觀禮第十

觀禮第十。鄭目錄云觀見也諸侯秋

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

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觀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

禮亡唯此存爾觀禮於五禮屬賓大戴第十六小戴十七別

錄第十。釋曰鄭云春見曰朝等大宗伯文云朝宗禮備觀

遇禮省者按曲禮下云天子當辰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

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

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

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

入王南面立於辰宁而受焉夏宗依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畧也觀禮今存朝宗遇禮今

亡據此彼而言是朝宗禮備觀遇禮省可知鄭又云是以享

獻不見焉者享謂朝覲而行三享獻謂二享後行私覲私覲

後即有私獻獻其珍異之物故聘禮記云既覲賓若私獻奉

獻將命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

以君命致之臣聘猶有私獻況諸侯朝覲有私獻可知是以

周禮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注云幣諸侯享幣

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大朝覲會同既有私獻者四

時常朝有私獻可知案下文有享亦當有獻而云享獻不見者案周禮大行人云上公冕服九章介九人賓主之閒步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子男亦云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彼據春夏朝宗而言不見秋冬者以四時相對朝宗禮備故見之覲遇禮省故畧而不言此下文見享者不對春夏故言之鄭云是以享獻不見者據周禮大行人而說也必知鄭據大行人者以其引周禮四時朝見即云是以享獻不見明鄭據周禮大行人而言也有人解享字上讀以獻不見爲義者苟就此文有享無獻不辭之甚也

儀禮

鄭氏注

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

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

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舍狹寡爲帷宮以疏觀禮至再拜○注郊謂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至旌門○釋曰自此盡乃出論侯氏至近郊天子使使者勞侯氏之事云郊謂近郊者案聘禮云至於近郊君使卿勞故知此郊者亦近郊也知

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而君陳序
云分正東郊成周鄭云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
里也引小行人職者約近郊勞是大行人以其尊者且逸小
行人既勞于畿明近郊使大行人也案大行人上公三勞侯
伯再勞于男一勞此雖不辨勞數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
則逆勞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此一
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則此云近郊據
上公而言若然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於君禮
君禮宜先遠臣禮宜先近故也若然書傳畧說云天子之子
十入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孝經注亦云天子
使世子郊迎者皆異代法非周禮也案玉人職云案十有二
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云
夫人謂王后勞諸侯皆九勞大夫皆五此文不見者以其聘
禮於聘客主國夫人尚有勞以二竹簋方明后亦有畧言王
勞不言后文不具也云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者司服云眡
朝則皮弁故知在朝服皮弁至入廟乃裨冕也云璧無束帛
者天子之玉尊者此對諸侯玉卑故聘禮云東帛加璧是諸
侯臣所執小行人合六幣云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是諸侯所執以致事皆有束帛配之諸侯玉卑故也此乃行
勞所用以享禮況之耳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

禮不凡之也者言諸侯則凡之揔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凡之也而所勞之處或非一國舍處不同故不揔言諸侯而云侯氏也云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者周禮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郊闢之所各自有舍或來者多館舍狹寡故不在館舍以帷爲宮以受勞禮也云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者謂爲帷宮則設旌旗以表四門彼天子所舍平地之事引之者證諸侯行亦有帷宮設旌爲門之事也案聘禮使卿勞賓受於門內司儀諸侯之臣相爲國客亦是受勞於館不爲帷宮者彼臣禮卿行旅從徒衆少故在館此諸侯禮君行師從徒衆多故於帷宮襄二十八年左氏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又外僕言曰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彼亦是諸侯相朝當爲壇以帷爲宮受勞之事使者不荅拜膝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也

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

不荅拜者爲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外者外壇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

疏使

至受玉。○注不答至聽之。釋曰云外者外壇者以帷宮無
堂可升故知外者外壇也云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
面聽之者知而位如此者並約下文就館賜侯氏車服而知也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

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

左還

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俟之也還玉重禮

疏使者至乃出○注左還至重禮○釋曰直云使

者左還不云拜送王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卿歸饔餼不拜送幣亦斯類也若身自致者乃拜送下文償使者及聘禮私覲私面皆拜送幣是也云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者以其東面致命而在還明左還者南面也未降而南面示將去故還璧故知立者見侯氏府有還玉之事於己故俟之不降云還玉重禮者案聘義圭璋還之璧琮加東帛報之所以輕財重禮彼以璧琮不還則爲輕財者以其璧琮加東帛故爲輕財不還此以天子之璧不加東帛尊之與圭璋同故亦還之爲重禮也

侯氏乃止使者

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

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

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

上介出止使者

疏

侯氏至荅拜○注侯氏至席也○釋曰

則己布席也自此盡遂從之論侯氏儻使者遂從入

朝之事云侯氏先升賓禮統焉者行賓禮是賓客之禮是以

賓在館爲主人主人先升使者爲賓賓後升故云禮統焉謂

賓統有此堂也云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者按大宰云贊玉

几注云立而設几優尊也此使者亦不坐而設几故云所以

優厚也聘禮卿勞受儻不設几者諸侯之卿卑故不與此同

也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己布席者經不云上介出止使者鄭

云上介出止使者案至館皆不敢當皆使上介出請事又見

此經云使者乃入始云侯氏與之讓升是侯氏不出故知使

上介出止使者也云則己布席者以其素不云布席而云設几

几不可設於地明有席席之所設唯在此時案聘禮受聘云

几筵旣設是几筵相將故云

上介出止使者則己布席也

侯氏用束帛乘馬儻使

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

儻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於其

階

侯氏至送幣○注儻使者致尊敬也者案聘禮使卿用束帛勞賓賓不還束

疏

侯氏至送幣○注儻使者致尊敬也者案聘禮使卿用束帛勞賓賓不還束

以致尊敬也者案聘禮使卿用束帛勞賓賓不還束

帛賓賚卿以束錦此使者以玉勞侯氏侯氏還玉仍亦賚使者是致尊敬天子之使故也知拜各於其階者此賓與使行敵禮若鄉飲酒鄉射賓主拜各於其階也

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

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

駢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

使者之從者于外從之

疏

○釋曰知左驂設在西者陳四

馬與人以西爲上案聘禮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此亦以左

驂出故知左驂設在西也又知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

授使者之從者于外者亦案聘禮禮賓執左馬以出記云主

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侯氏在館如主

人明三馬亦侯氏之士以出授使者從者可知云從之者遂

隨使者以至朝者亦如聘禮云下大夫勞賓使者遂以賓入

至於朝其義同

天子賜舍

禮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故知義然也

疏

○釋曰自此盡乘馬論賜侯氏舍館侯氏賜使之事云賜舍猶致館者猶聘禮賓至於朝君使卿致館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故言賜舍也

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

疏

○釋曰自此盡乘馬論賜侯氏舍館侯氏賜使之事云賜舍猶致館者猶聘禮賓至於朝君使卿致館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故言賜舍也

云所使者司空與者聘禮使卿致館此亦宜使卿知是司空
非卿者周禮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卿無致館之事司空主營
城郭宮室館亦宮室之事故知所使者司空也但司空亡無
正文故云與以疑之知小行人爲承賓者案聘禮致館賓主
人各擯介故知此亦陳擯介必知使小行人爲承擯者
案小行人云及郊勞燕館將幣爲承而擯是其義也

伯父女順叩于王所賜伯父舍

此使者致館辭曰伯父

疏

至父

賈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於外既則賈使者於內

疏

賈之東帛乘馬○注王使人以命

致館無禮猶賈之者尊王使也者決聘禮卿無禮致館賓無

東帛賈卿此王使亦無禮致館其賓猶賈使者用東帛乘馬
故云尊王使也云侯氏受館於外者案聘禮大夫帥至館卿
致館而云賓迎再拜卿退賓送再拜則聘禮致館不在外此
不見大夫帥至館即云天子賜舍是侯氏受舍于外可知與
聘禮異也知既則賈使者於內者以其既受館則爲己所有

明儕使者在
內可知也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

初事

大夫者卿爲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

也古文

疏

天子至初事○注大夫至作率○釋曰自此盡

帥作率

再拜稽首論

天子使大夫戒侯氏期日使行覲

禮之事知大

夫是卿爲訝者

以其周禮秋官掌訝職云諸侯有卿訝故知大夫即卿爲訝者云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初

猶故者以其四時朝覲自是

尋常故使恒循故事

之常也

侯氏再拜稽首受覲

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

面北上

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

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授

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

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

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

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

諸侯至北上○注言諸至同姓○釋曰此一經論前朝一日

諸侯各遣上介受次於朝之事云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

者上注云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於此言諸侯凡
之者以其諸國同時遣上介故言來朝者衆矣若其行禮自
有前後故鄭云顧其入覲不得並耳云受舍於朝受次于文
王廟門之外者以其春夏受贊於朝無迎法受享於廟有迎
禮秋冬受贊受享皆在廟並無迎法是以大門外無位既受
觀於廟故在大門外受次知在文王廟門外者案聘禮云不
聘先君之祧既拏以俟則諸侯待朝聘之賓皆在大祖之廟
以其諸侯者無二祧遷主所藏皆在始祖之廟故以始祖爲
祧案天子待觀遇亦當在祧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又案
周禮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
穆之遷主藏於文王廟昭之遷主藏於武王廟今不在武王
廟而在文王廟者父尊而子卑故知在文王廟也若然先公
木主藏於后稷廟受觀遇不在后稷廟者后稷生非王故不
宜在焉云言舍者尊舍也者此賓以帷爲次非屋舍尊天子
之次故以屋舍言之是尊舍也若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
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卽聘禮記宗人授次是也有外次於
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觀遇在廟者有廟門外
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文是也云天子使掌次爲之者
案周禮掌次云掌王次舍之法以待張事故知使掌次爲之
諸侯兼官無掌次使館人爲之故聘禮云館人布幕于寢門

外鄭注云館人掌次舍帷幕者是也云諸侯上介先朝受焉者知使上介者案下文諸侯觀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明知此亦使上介也云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者案周禮大宗伯云春秋曰朝秋曰觀鄭注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觀之言勤欲其勤王事各舉一邊而言其實早來勤王通有也故鄭云其來之心猶若朝故變觀言朝也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者案此經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案下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此皆是覲禮彼諸侯皆北面不辨同姓異姓與此不同者此謂廟門外爲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故鄭注云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出入謂北面見天子時引春秋者案隱十一年經書滕侯薛侯來朝左傳曰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上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貳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也若然彼服注云爭長先登授玉此位在門外引之者以其在先即先登外內同故引以爲證

侯氏禪

冕釋幣于上

禪

禪

禪

禪

禪

禪

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外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今

戎冕皆

疏

諸侯之在館內將覲於王先釋幣告於行主之

侯氏

至于禰○注將覲至爲綏○釋曰此經明作綏

禮知將覲質

明時者案聘禮賓厥明釋幣于禰故知此亦質

明時也云裨之言埤者讀從詩政事一埤益我取裨陪之義

云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埤者天子吉服有九而言六

服者據六冕而言以大裘爲上無埤義裘冕以下皆爲裨故

云其餘爲裨云以事尊卑服之者即司服所云王祀昊天上

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袞冕以下至羣小

祀則玄冕舉天子而言故云以事尊卑服之云而諸侯亦服

焉者亦據司服而言諸侯唯不得有大裘上公則袞冕以下

故鄭云此差司服所掌也云上公袞無弁龍者案白虎通引

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弁龍傳曰天子弁龍諸侯

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弁降俱有諸

侯直有降龍而已若然彼外龍文承大旗之下知不施於旌

旗而據衣服者案司常云交龍爲旂又云諸侯建旂注云諸

侯畫交龍一象其外朝一象其下復則旌旂升降俱有而自

虎通云諸侯降龍者據衣服得服袞冕以下是以鄭注司
諸侯自家祭降魯與二王之此及孤卿大夫縗冕玄冕者也今云諸侯告禰用禰冕者若曾子問云諸侯禰冕以朝云禰謂行主遷主矣者案禮記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彼雖據天子其諸侯行亦然無木主聘禮賓釋幣于禰者亦爲行主也而云禰親之者以其在外唯有遷主可事故不言遷主而云禰也云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者案聘禮將行釋幣于禰此禰無文故約與之同乃受命即出行故云將受命釋幣于禰皆是告將行無祭祀知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者此無正文案聘禮祝告祝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此亦與彼同云祧遷主歸還入祧廟故知此幣埋於祧西階之東也

墨車載龍旂弧韁乃朝以瑞玉有纓

墨車大夫制也乘之

乘

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繻之弓也弓衣曰韜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繢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爲六色今文玉爲圭繢或爲璪疏墨乘

至有繢○注墨車至爲璪○釋曰自此盡乃出論諸侯發館

至天子廟門之外以次行觀禮之事云墨車大夫制者案周禮巾車職云孤墨夏篆卿乘夏繢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故知乘車大夫制也必言墨車大夫制者對玉

路金路象路之等天子諸侯之制也云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者巾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並

得與天子同據在本國所乘下記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金

路象路等是也旣不入王門舍於客館乘此墨車以朝也云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者司常職文也云弧所以張繻之弓

也者爾雅說旌旗正幅爲繻故以此弧弓張繻之兩幅故云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于高襍之前言帶以弓韜韜是弓衣可知云瑞玉謂公桓圭之等皆大宗伯典瑞職文云繢所以藉玉至爲六色其義疏已見於聘禮記

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凡依如今繢素屏風又有繢斧文所以

天

示威也。斧謂之黼。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疏。

天子至右

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如至黼純。○釋曰：云依如今綿素屏風也者案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扆以屏風爲斧文置於依地孔安國顧命傳云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是也言綿素者綿赤也素白也漢時屏風以綿素爲之象古者白黑斧文故鄭以漢法爲況云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者案周禮鑽人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此白黑斧以比方繡次爲之故云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云斧謂之黼者據繡次言之白與黑謂之黼即爲此黼字也據文體形質言之刃白而銎黑則爲此斧字故二字不同也云几玉几也者案周禮司几筵云左右玉几故知此几是玉几也注左右有几優至尊也亦與此同又案大宰云贊玉几鄭注云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但几唯須其一又几坐時所以馮依今左右及立而設之皆是優至尊也兩注相兼乃具云其席莞席以下亦司几筵文案案彼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席紛純等鄭注云紛純者紛如綬有文而狹繅席者削蒲弱牋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純者謂畫雲氣次席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此次席即顧命所謂篾席也篾謂竹青據竹而言次謂次列

據文體而說是以顧命云牖閒南嚮敷重篾席孔傳云桃枝竹義與鄭同

天子袞冕負斧

依袞衣者裨之上也纘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

疏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

天子袞冕負斧依○注袞衣謂背之南面也云袞衣者裨之上也者但裨衣者自袞冕至

疏玄冕五者皆裨衣故云裨之上也上文云裨衣者摠五等諸侯指其衣有三等不得定其衣號故言摠裨衣此據天子一

身故捐其衣體言袞冕云纘之繡之爲九章者衣纘而裳繡

衣在上爲陽陽主輕浮故對方爲纘次裳在下爲陰陰主沈深故刺之爲繡次是以尚書衣言作纘裳言紩繡爲九章者

鄭注司服云冕服九章登龍

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

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

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纘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繒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

裳四章凡九也云南鄉而立者

此文及司几筵雖不云立案下曲禮云天子當寧而立又云當展而立在朝在廟皆云立

此南面而立以俟諸侯之見也

故知嗇夫承命告于天

子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